

文艺理論专业
文艺上的反对現代修正主义
和党的文艺方針政策
学习参考材料

(二)

(內部資料 注意保存)

中共中央高級党校語言文学教研室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

說 明

为了配合五九、六〇班文艺理論专业学习“文艺上的反对現代修正主义和党的文艺方針政策”，我們編印了这份材料，仅供参考。

語言文学教研室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

目 录

关于艺术家对人民的责任	伊利切夫(1)
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技巧是苏联文学艺术的伟大力量!	赫鲁晓夫(15)
赫鲁晓夫讲话(内容提要)	(64)
伊利切夫报告(内容提要)	(76)
关于苏联青年诗人叶夫杜申科	(85)
叶夫杜申科的反斯大林的诗:《斯大林的继承者们》	(88)
关于索尔仁尼津的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	(93)
特瓦尔茨夫斯基的“代序”(全文)	(93)
《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故事梗概	(95)
苏联国内外的反应	(111)
丘赫莱依污蔑我电影是“教条主义的和反艺术的思想方法的 范例”	(114)

关于艺术家对人民的责任

——在一九六三年三月七日苏联党政领导人同文艺工作者会見会上的讲话

伊利切夫

同志们！我們又聚在一起，繼續就文艺問題交換意見。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七日舉行座談的內容豐富，很有意思，因此赫魯曉夫建議繼續座談。我們原打算新年后繼續舉行。但是情況有所變化，時間也就比我們預料的拖得長了。

不過，常言說得好，“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在這段期間，情況有所發展，因此，實際上也等於在開會。差不多三個月來，我們就蘇聯藝術發展中的一些最尖銳的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由於黨和政府領導人參觀馬涅日的畫展以及十二月十七日交換意見所引起的爭論已經越出了各創作協會的內部，擴大了範圍，實際上變成了全民的討論。

這並沒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因為爭論涉及到的是與人民有切身關係，是蘇維埃人所深切關注的一些問題，是藝術創作發展道路的問題，是為誰的利益服務以及樹立怎樣的理想的問題。

總之，涉及到的是藝術家對人民的責任問題。

我們都是为人民生活，为人民工作。因此苏联人們如何理解党对苏联艺术、对我們文学今后发展的关怀这一点，对我們說来，最关重要。

群众的意見，也正如我們所料，是相当一致的。苏共中央委员会、苏联部长會議以及报刊編輯部收到大批的信件、电报、文章、評論和感想。作者有工人、农庄庄員、学者、工程师、画家、作家、大学生，他們表示贊成，并且热烈支持党为爭取苏联文学艺术反映生活的真实性，为它的共产主义的思想性以及高度的艺术性所作的斗争。

若是在这里宣讀一封一封的来信当然很有意思，場面一定非常感动人，但是这样做花的时间太多。

不过有几封信还是有必要提一提。

我要向你們提一提《共青团真理报》所发表的Ф·包格丹諾夫斯基、Ю·加加林、Г·拉莫契金、В·皮特里舍娃以及其他人所写的信。这些同志明确地表示反对某些画家、詩人和作曲家追求形式主义的傾向。他們在信中提到有些人为了追求廉价的荣誉，有时在空洞的漂亮辞句的掩飾下，偷偷地把一些由毫无意义的顏色与声音組成的东西塞进展覽会，放到太空里去，并且企图把自己的作品說成是“革新”。信上除了嘲諷这批冒牌的革新者抓住一小撮沙龙里的青年，說：“青年拥护我們”之外，并且宣称：

“不，苏联青年过去和未来将永远反对在革新幌子下的冒牌貨，反对宣揚毫无意义的东西和个人主义，反对妨碍年轻人了解生活，树立坚强的生活信念，正确地估价过去的事实和現象”。

年輕的共产主义建設者們的激動言詞，不能不使那些準備把偉大藝術的利益變換成形式主義的噱頭、拙劣的抽象派繪畫、淒涼的吉他伴奏下的頹廢歪詩的人們的靈魂震動。

儘管有些藝術家蔑視“普通人”的“外行”意見，勞動人民對藝術的現狀還是提出了非常成熟的見解。他們十分正確地強調指出，追求形式主義的傾向，完全不像某些人企圖証明的那樣毫無害處，這種傾向是喪失一切原則性：包括思想藝術的原則和政治原則。

我要引盧加省一位教員維·柯瓦爾來信中的一段話。

“使我們感到驚異的是有些資產階級思想家的階級嗅覺比我們某些文藝工作者還要敏銳得多”。資產階級藝術家向來懂得他們是為誰服務，他們絕不採用其他階級的思想作為武器。我們卻有這樣一些人干這種勾當，還打着什麼“革新”的幌子。如果這是革新，那麼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背棄又該稱作什麼呢？“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這不是杜撰，也不是發明，”柯瓦爾同志接着寫道。“這是生活本身，是已經實現的思想生活所產生的一種方法。這種方法可以有另外的名稱，但它只能是創造新社會的工具。”

這是多么中肯，多么聰明的見解！

蘇聯讀者 and 觀眾原來並不像某些文藝工作者想像的那麼“簡單”。他們不主張無個性的、超時代的、超階級的“一般真理”，而主張蘇維埃的、共產主義的真理。他不懂，也不會接受“不加什麼形容詞的現實主義”這種值得懷疑的理論，只有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藝術才能表現他的世界觀和他那崇高的公民責任感。

蘇維埃人是熱愛並且懂得藝術的，他們能夠清楚地分辨什麼是真正的藝術珍品，什麼是矯揉造作的假貨，不管這些假貨自我宣傳得多么起勁。

當形式主義者、抽象派企圖竊據“熱愛真理的人”、“真理探索

者”、“革新者”、“美好事物的唯一保卫者”等等头衔的时候，他們这种举动只不过是毫无根据的自命不凡，是企图把不属于他們的，別人的成就窃为己有。

“算啦，”苏联人对他們說，“你們那种自命不凡的抱負太过分，太不自量力了；你們是企图窃取不属于你們的东西。只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使生活更新的艺术，才有权利称为真正革新的艺术，它是世界的真正真实的艺术的体现。”

在創作团体内外展开的討論，表明了我們整个文艺知識界思想上的成熟。特別重要的是，在党的健康化的思想影响下，創作討論的气氛改善了。某些文艺工作者不再有“无人保护”的感觉，人們理直气壮地談論着艺术的党性和人民性，談論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不必再怕当作守旧者和保守者了。

一切都上了軌道。

苏联美术家协会主席，苏联繪画大师格拉西莫夫领导下召开的美协書記处扩大會議的参加者，充分理解并拥护党的指示，尖锐譴責企图在我們的艺术中散布个人主义无政府状态的人。在書記处的決議中指責了評选莫斯科美术家作品展覽會上的作品时所犯的严重錯誤：在各个展覽厅里很少，甚至根本沒有展出許多卓越的现实主义画家，如阿·叶·阿尔希波夫、尼·阿·卡薩特津、莫·維·涅斯杰罗夫、康·弗·尤昂、伊·艾·格拉巴尔、維·康·比亚雷尼茨基一比卢里以及其他許多画家的作品，相反地却大量展出了二十年代形式主义的作品以及一部分現代青年画家的作品。

在苏联美术研究院公开的党的會議上，在俄罗斯美协的會議上以及报刊发表的文章里，有許多美术家发表意見，完全支持党在艺术問題上的列宁主义路綫。

在苏联作家协会書記处的會議上举行了大規模的創作討論。

受人尊敬的著名的苏联文学工作者认为党同文学創作中不良傾向所作的斗争，是表达了千千万万苏联人的要求。他們怀着深切的忧虑談到某些苏联作家与詩人作品中的形式主义以及模仿资产階級文学的“时髦風尚”的事实。我們的一位优秀作家費定說得很对：“党就像在我們面前揭露敌人”。“对我这样一个老作家來說，这个敌人并不陌生。我們远在为新的、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进行斗争的时候，就已經同他們相遇了。”

創作問題以及艺术作品的思想性問題在青年作家、美术家、作曲家、电影戏剧工作者、批評家們参加的苏共中央意識形态委员会召开的會議上进行了專門的探討。

会上互相交換意見对各方面都很有益处，而且很坦率。首先值得高兴的一件事是：我們大多数青年文艺工作者認識到形式主义和抽象主义的真正价值，并明确表示对它們的反感。犯了錯誤的青年詩人、画家、雕塑家冷靜地考虑了对他們的批評，衷心地感到党的恳切关怀，对自己的錯誤也有了正确的認識。首先应该提到涅伊茲維斯特納、別留金和叶夫杜申科。

青年画家瓦斯涅佐夫在《真理报》上的一篇文章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他的严肃、誠懇的态度，愿意認識自己創作錯誤的根源的努力博得了大家的好感。瓦斯涅佐夫和其他的同志們力求不仅用語言同时用行动来回答批評，并且已經开始着手完成新的創作构思，这样很好。我們期待着他們在艺术上有真正的新的創造。

国外进步人士對我們党的宗旨所抱的正确态度不能不令我們感到高兴。譬如古巴的一位卓越的文化活动家黃·馬林涅里奧就这样写道：“……抽象派艺术归根結底来自露骨的反动思想与趣味，要像在苏联所作的那样，向它展开斗争”。意大利的《国家晚报》在談到赫魯晓夫在画展上的談話时写道，这仿佛是一种苏联人民反对艺术中

的怪現象的“本質的表現，是表示抗議的一種新論點。”該報指出抽象派如今在西方“說得客氣些也是令人費解的”，至于苏联的追隨者們如果自以為他們的作品在西方就是“可以被接受的”，那就錯了。

顯然，我們這些土生土長的形式主義者與抽象派不僅在我們這裡，就是在西方的同行們中間也沒有任何“威信”。

二

但是還有另外的意見，其中包括所謂批評形式主義和抽象主義是否會導致創作停滯、是否會壓制藝術上革新的探索，是否會造成對自然主義、照相主義的肯定與鼓勵等種種顧慮。

不用多說，這種顧慮都是毫無根據的。

人民美術家普拉斯托夫在《文學報》上發表的文章里說得很形象，很正確：

“現在可以聽到這樣一些說法，譬如說什麼我們現在要把蝗蟲從地里趕跑，可是會不會鑽出什麼白嘴鴉來頂替蝗蟲呢。有些人在斯大林時代從來沒有享過福，而現在居然也從他最近幾年的麻木狀態蘇醒過來，開始用懷疑的態度到處亂嗅了。對於類似的顧慮我們應該說些什麼呢？只有一個回答，那就是這種顧慮完全沒有現實的根據。應該了解並且相信我們已經永遠確定了列寧的方針，以赫魯曉夫為首的黨中央委員會就是保證。”（掌聲）

任何沒有偏見的人都懂得，對形式主義和抽象主義的批評，並不是對自然主義的大赦。不，我們對於平淡無味、沒有創造性的自然主義的態度並沒有改變。但是必須防止有人企圖借反自然主義打擊現實主義美術家，正如同指責在現實主義藝術中探求新形式的人犯形式主義一樣。要知道**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本性就在于探索藝術**

上美的、生活上正确的并且从共产主义世界观的立場上予以認識的新事物。

我們可以預料到反动資產階級在苏联反击艺术中的形式主义、抽象派以及其他錯誤傾向的时候，一定会又一次暴跳如雷。事实正是如此。

我們的思想敌人什么話沒有罵过啊！

果然他們大談什么“危机”和“死胡同”，似乎苏联艺术已經陷入“危机”和“死胡同”；他們預言社会主义現實主义的“破产”。他們說什麼青年一代作家将起来“叛乱”，反对似乎在个人迷信年代“玷辱了自己名誉”的“父輩”等等胡話；他們杜撰出一套什么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体系与創作自由水火不相容的无稽之談。因此敌人会教訓我們說，如果你們想在艺术中坚持社会主义現實主义，那就不可避免地要“回到”“斯大林时代”的作法上去。一句話，他們要我們拋弃社会主义現實主义艺术。

这真是天大的愚蠢，为階級所决定的盲目！

我們的敌人用“冻结”这样一个新的詞汇来表明苏联艺术状况的特点。他們还使用了一个反义的詞汇“解冻”，这是一个双关語，在資產階級报刊上早就出現了。

他們企图把我們創作生活里或多或少与資產階級对于艺术的概念相抵触的一切都归結到这个新发明的詞汇里。只要批評一下意識形态中存在的坏思想，就是“冻结”！只要一談到苏联文化的革命传统以及伟大成就，又是“冻结”！只要一指責什么人思想不健全，忘記了苏維埃国家的自豪感，或者搬弄資產階級流行的風气的时候，又大喊“冻结”！甚至只要一提到苏联艺术的最神聖不可侵犯的东西：必須与人民的生活，与爭取共产主义的斗争保持紧密联系的时候，又是“冻结”！

遺憾的是(关于这一点也必須談一談)苏联一些文艺工作者不正確地理解了对艺术創作中的錯誤傾向的尖銳而正確的批評,而且不单沒有理解,同时还繼續固執地堅持自己的錯誤觀點。有人甚至企圖鼓動別人同意他的觀點,對那些听取健康的批評意見的人疏遠、冷淡,指責他們“沒有原則性”、“背叛”,對他們進行排斥,却把自己的惡意煽動說成是有“原則性”與“堅定性”的典範。

錯誤觀點有各種不同的表現。一部分人至今還想造成一種印象,認為沒有發生什麼了不起的事情,不過有人錯誤地向蘇共中央作了匯報,有人私下安排了參觀展覽,有人把自己的觀點“偷偷放進去”等等而已。另外一部分人說我們根本沒有形式主義、抽象派,過去也從來沒有過。這些都是虛構,是無的放矢。

不論是這一部分人或是另一部分人對目前發生的事都嘖有煩言,而且他們並不只是消極地心懷不滿,而是竭力使自己和別人的神經緊張。他們雖然沒有天才,嗓子可是鉄打的,到處大聲疾呼,奔走不迭,“鬥爭”這個,“揭露”那個……可是心靈深處既沒有為人民服務的思想、觀念,也沒有為人民服務的願望。(掌聲)拉素爾·加姆查托夫說得很對,他說我們有文藝巨匠,真正文學藝術的巨匠,不要把他們與那些沽名釣譽的,也就是專門追求個人榮譽的文人混淆起來。

這種人在青年的思想中散布懷疑,讓他們不信任黨反對與蘇維埃藝術格格不入的傾向的明確的作法,他們企圖冒充我們青年的精神“導師”和精神“領袖”。

但是我們的人民和蘇聯青年過去,現在和將來只有一個精神的領袖,那就是我們偉大的共產黨!(掌聲)

莫斯科美術家組織中的某些領導人所奉行的路線是不能被認可的。他們中間有人態度很含糊,企圖在黨的批評和那些作品與觀點

受到党的公正指責的人們中間充当緩冲器。

至于莫斯科美协的某些會員，像尼·安德罗諾夫、瑪·涅菲多夫、伊·維爾柯維爾、阿·加斯杰夫这样的画家和艺术理論家根本站在不正确的战斗崗位上，可以說，他們現在还是一窍不通，不学无术。总之，首都的美术家組織本来應該成为艺术思想原則性的典范，此刻却仍旧热衷于一些单独的、不負責任的惡意煽動。

在郑重討論某些严肃問題的时候，听不到某些艺术家和作家的反应。老实說，他們这样“避而不談”是想跟什么人作对呢？跟党，跟人民？在我們相当一部分作家当中，难道不是存在这样一种情緒，认为在某段时期內，还是不写、不作、不創作为好么？

这是与作为一个苏联人毫不相称的中間立場。譬如說一位作家长期写一部作品，把自己的智慧与精力都投入这项工作，像一位作家形象的說法那样，一直工作到手心出汗，这样的作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一位作家长期沉默，那就令人莫名其妙了。

要知道沉默也意味着什么，也反映出某种观点。

三

直到現在，我談到的主要还是关于青年一代。

但是，苏联文化界极为著名的人士有时也坚持一种令人难以同意的立場。你們大家当然还記得爱倫堡上一次在这里所作的发言。他提出了几条带总结性的論点。而且他也不是第一次发表这样的論点。他的主要意思是对艺术的趣味是无可爭論的。一个人可以喜欢法列克的作品，另外一个人不喜欢，那就由他去。任何艺术家的作品都同样具有存在的权利。爱倫堡认为，真正革新的作品，永久是有人不喜欢的。

这位可尊敬的发言人赞赏弗·伊·列宁的作法，据他说，列宁不喜欢馬雅可夫斯基的诗，但是他从来不把自己的意见，自己的爱好强加在别人身上。发言者显然还有言外之意，他是所谓话到舌尖留半句，不过我们每个人都能从这里得出“逻辑的结论”。他似乎是要请我们来作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列宁不愿意干预艺术创作的问题，他的艺术观点不同凡俗之处就是他那巨犬的宽容态度以及对于所谓“知识分子自由主义作风”的容忍，这一切现在也不应该干预。

我们不应该认为这种论调是靠得住的。这是逃避历史的真实，歪曲列宁的观点。

尽管爱伦堡经常号召在艺术方面要宽容，但是他自己的言行却不是如此。

譬如，他给予形式主义画家过高的评价（关于这一点美术工作者在《真理报》上发表了正确的批评），但是对于我们的一些伟大的现实主义画家、巡回展览派画家，以及对列宾的作品却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爱伦堡不承认苏联艺术与现实主义传统有着有机的、巩固的联系。他认为二十年代以后苏联绘画艺术发展的特点是“自然主义、繁琐的日常生活的描写、传统的形式、清规戒律、概念化和照相式的公式化的反扑”，他含着嘲讽的意味暗示这时期的苏维埃绘画是信奉十六——十七世纪波罗尼学院派的条律。

我们报刊对爱伦堡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长时期内没有任何评论。当回忆录里写到的内容只涉及的是早已过去的日子的时候，许多读者准备把这部回忆录看作是一个目击者的、活生生的客观的见证。而现在回忆录说的是不久以前的事件时，作者的主观主义使人们感到需要戒备。读者纷纷写信给报刊编辑部，表示反对爱伦堡的意见，认为作者对苏联现实作了片面的描写，维护了少数人的利益，在一连串事件中简直歪曲事实真相，进行各种篡改。

来信的讀者許多地方是正确的。

爱倫堡在叙述个人迷信的年代时，提出了所謂“沉默的理論”，仿佛这种理論是当时苏联人的行动准則，当然，这也是回忆录作者自己的行动准則。当时似乎很多人都知道斯大林滥用职权，可是除了“咬紧牙关”活下去之外，他們看不見任何别的出路。人人都尽力保全自己，因为他們相信将来会改变。这种“沉默的理論”曾遭到发表在《消息报》上的叶尔米洛夫的文章的批評。

同志們，我們不能同意这种捏造的、不正确的“理論”。

首先，这种“理論”是对热情建設社会主义和相信斯大林行动正确的苏联人的污蔑。根据爱倫堡的意見，可以认为，似乎他們都知道对列宁主义的叛离，只是为了救自己的命而助长了禍害。

党和人民当时之所以沒有反对斯大林，在苏共中央《关于克服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著名決議中有所闡明。因此不需要在这里重复它。只需要明确地說：**共產黨員們，我們的党从来沒有把沉默作为原則。**

这种“沉默的理論”就是对爱倫堡本人來說，也是不对头的。伊里亚·格里戈罗維奇，您当时也沒有沉默，而是歌頌了，用您的政論才能充分地歌頌了。

您在一九五一年談到斯大林的話难道是沉默么。您說了下面的話：他“像幫助我們大家一样，幫助我寫了許多東西，還將幫助我寫我想要寫的東西。”斯大林逝世以後，您為了表達您個人的心情，而不是其他人的心意，您把他寫成這樣一個人，他“熱愛人民，了解他們的弱點和力量，了解戰爭中失去兒子的母親的眼淚，了解礦工和石工的勞動，”“了解千千萬萬人們的思想感情，反映了他們的願望，他們對幸福的嚮往和對和平的渴望”。

我引了您這些話不是為了從為數眾多的人們中間把您挑出來，

根据这些话来加罪于您。我們当时并不是口是心非，曾这样写过，这样说过。我們相信过，并写了。而您原来并不相信，却这样写了！这是两种不同的态度！（掌声）

应该说，爱倫堡在阐述自己的观点时，并没受到过限制。例如，在《尼古拉·庫尔波夫的生平与死亡》这部长篇小说中，他可以随心所欲地通过庫尔波夫的口讲出詆譭我們的革命，污蔑革命英雄的话。一九二八年在柏林出版的中篇《拉吉克·里泰施王涅茨澎湃的一生》里，他可以随意地抱着偏見来描写当时的苏联现实。小说中描写了一个来自戈麦尔省的穷裁縫的痛苦与折磨，苏維埃制度竟与一个普通人为敌，而国家也是一个只有騙子才吃得开的国家，任何有生气的思想在这里都会遭到压制，这里由口是心非的人和无賴“执政”，压制誠实的人，不給他生存的可能性。

爱倫堡的这个中篇很早以前就写成了，但是至今还被反共宣传广为利用。我們沒有听到作者对于这一点表示过自己的态度。

問題并不在于某些部門限制作家的自由，問題在于作家本人怎么想，他爱什么，否定什么。他是在历史面前为“俄罗斯祈祷”，怀疑，不安，呻吟，叹息呢，还是把自己全部才能和志向，如果愿意的话，自己的热血与生命毫无保留地献給一桩神聖的事业——在共产主义的原則下改造人类社会的伟大事业。

在第一种情况下，他将經常遭到旧世界内部吹来的歪風的袭击。而在第二种情况下，他联系人民，思想上已經武装起来，因此在創作的时候也就感到自由。

回忆录《人，岁月，生活》的讀者也不能同意作者的其他許多論点。譬如，怎么能同意作者对伟大卫国战争时期的文学作品所給予的评价呢？爱倫堡这样写道，涅克拉索夫、卡薩凱維奇、格罗斯曼、潘諾娃、別克以及其他等等作家都写出了关于战争年代的优秀

作品。毫無疑問，上面提到的作家中的確有些人創作了與他們所描寫的事件很相稱的好作品。但是這裡的挑選顯然是有傾向性的。愛倫堡“由於健忘的緣故”，而把肖洛霍夫、特瓦爾朵夫斯基、費定、列昂諾夫、西蒙諾夫、烏克蘭、白俄羅斯和其他共和國的作家的作品列入“其他”之中了。

我再舉出一件“避而不談”的事實。譬如，愛倫堡對梅耶荷爾德作過詳盡的介紹。但是他只頌揚了梅耶荷爾德創作中最弱的一面，形式主義的一面，對其他方面則避而不談。

我以為可以宣讀一封信，也就是發表在《新觀眾》雜誌（一九二四年第十八期）上的梅耶荷爾德致愛倫堡的一封信。在回憶錄《人、歲月、生活》里引用了這封信的片斷，恰恰只引了片斷。

“我不懂，”梅耶荷爾德致愛倫堡的信上寫道，“您根據什麼要求我‘放棄演出’波德格列茨基同志的劇本？是根據我們在柏林的那次談話麼？可是那次談話中也談得相當明確，您說過如果您把您的長篇小說《歐洲復滅史》改編成劇本的話，您也會使這個劇本在協約國的任何城市都可以上演。”愛倫堡就引到這裡為止。“……但是，”梅耶荷爾德繼續寫道，而且這正是這封信里最重要的地方，“我的劇院現在和將來都只是為革命服務……”正是因為這個才恢復了梅耶荷爾德的名譽（掌聲），“……我們需要有傾向的、只有為革命事業服務這一個目的的劇本。我要提醒：您已堅決地拒絕執行共產主義的傾向，指出您對社會革命抱着不信任的態度，指出您固有的悲觀主義……”

一個粉飾自己個人生活歷史的人，未必能堅定有力地來反對粉飾現實。

*

*

*

同志們！上邊談到的這些就是想簡單地介紹黨和政府領導人

參觀馬涅日展覽之后与十二月十七日接見文艺工作者之間的这段期間有关文艺問題討論的情况。

在上一次接見的时候，爱倫堡的发言引起了特別的重視。因此我不得不詳細地談談他的观点。我們大家都知道伊里亞·格利戈羅維奇是一位大作家，大政論家，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爭取和平的积极战士。我們都記住并很高地评价过他的許多言論，特別是在卫国战争期間。但是如果談到像意識形态等重要的問題时，就不能不对他提出批評性的意見。談到艺术思想性的問題，只能是原則性的，党性很强的問題。

我想重复一句，我們苏联文学艺术的情况是完全健康的。令人感到高兴的是，党正确的关切的聲音已經深入到文艺工作者們的心灵，促使他們考虑艺术創作上最重要的任务，使他們在爭取共产主义斗争中增加了新的力量。（掌声）

（原載1963年3月9日苏联《真理报》）